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四十五　意

尊者衆賢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辯隨眠品第五之一

廣辯諸業并決擇已諸契經中說感
有處皆言諸業能為引因然見世間
有離染者雖亦造善身語意業而无
功能招後有果故深感有業應非因
業獨為因非我所許要隨眠助方有
感能非離隨眠業獨能感故緣起教
初說隨眠此復何因隨眠有幾頌曰
隨眠諸有本　此差別有六　謂貪瞋亦慢
無明見及疑
論曰由此隨眠是諸有本故業離此
無感有能何故隨眠能為有本諸煩
惱現起為十六事故一堅固根本令
得堅牢對治遠故煩惱根本謂煩惱
得二生依處重能辯所依中無堪任
性故三建立相續能數令餘連續起
故四修治自田令所依止順彼住故
五憎背功德性相能違諸功德故六
為厭訶本發智所厭訶身語意業故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第罕卷 第張 意 還

七引毒等流能引如自隨煩惱故八
摧解脫路棄背親近正說者故九能
發業有發起能招後有業故十攝自
資糧能數數攝起非理作意故十一
迷於所緣能害自身正覺慧故十二
殖衆苦種能生一切生死苦故十三
將導識流於後有所緣能引發識故
十四違越善品令諸善法皆退失故
十五廣繫縛義令不能越自界自地
以能長養染汙界故十六攝世非愛
諸增上果因此外物皆衰變故由是
隨眠能為有本故業因此有感有能
雖離染者亦造善業而無勢力能招
後有是故智者應勤精進思擇隨眠
速令除滅以何門義思擇隨眠謂觀
隨眠此見所斷此修所斷此唯一部
此二此四此通五部此是遍行此非
遍行此自界遍此他界遍此有漏緣
此無漏緣此有為緣此無為緣此云
何起云何隨增此由遍知所緣故斷
此由斷滅所緣故斷此由永害助伴
故斷此由清淨相續故斷此與彼相
應此與彼不相應此斷已可退此斷

俱舍論頌疏第[illegible]卷　第二張　惠[illegible]

已不可退此有非愛異熟此全无異
熟此是彼等無間此是彼所緣此因
所緣斷此因所緣不斷此體雖已斷
而所緣故縛此於定地无容得有此
非世間治道所滅此唯意識身此通
六識身此能等起身語二業此能斷
善根此能續善根此是見性此非見
性此唯九品斷此唯一品斷此二品
斷或九品斷此由彼故成就此由彼
故不成就此由彼故相應此由彼故
不相應此於彼位容有現行此雖未
斷而不現行此唯在欲界斷此亦在上
界斷有成就此果有不成就此果此
自對治此別對治以如是等衆多義
門應善思擇諸隨眠相如是善知隨
眠相已方能決定除滅隨眠亦能為
他無倒顯說自他相續善品更生能
速了知遣除方便是故若欲利樂自
他應於隨眠如是思擇隨眠差別略
有六種謂貪瞋慢无明見疑經主於
此作如是釋頌說亦言意顯慢等
亦由貪力於境隨增謂契經言因愛
生恚如瞋由貪力於境隨增慢等亦

由貪故復言亦此釋无理非文意故
謂此本為標數列名不明此因彼於
境隨增義今詳亦字為滿句言若必
欲令此有別義更為方便作无過釋
謂瞋如貪雖有多類而可總說為一
隨眠慢等亦然故復言亦或此為顯
如貪與瞋行相不同是故別立如是
慢等行相雖同餘義有殊故亦別立
及聲為顯釋據相違或顯總攝隨眠
類盡若諸隨眠數唯有六何緣經說
有七隨眠頌曰
六由貪異七　有貪上二界　於內門轉故
為遮解脫想
論曰即前所說六隨眠中分貪為二
故經說七何等為七一欲貪隨眠二
瞋隨眠三有貪隨眠四慢隨眠五無
明隨眠六見隨眠七疑隨眠欲貪隨
眠依何義釋為欲貪體即是隨眠為
是欲貪之隨眠義若餘六義徵問亦
尒經主於此作是釋言此是欲貪之
隨眠義然隨眠體非心相應非不相
應无別物故煩惱位說名隨眠於
覺位中即名纏故何名為睡謂不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illegible]第五張

現行種子隨逐何名為覺謂諸煩惱
現起纏心何等名為煩惱種子謂自
體上差別功能從煩惱生能生煩惱
如念種子是證智生當念功能
差別又如芽等有前果生能生後果
功能差別今詳彼釋於理不然自許
隨眠離諸煩惱无別物故不染汙法
為煩惱體理不成故不可說為睡隨
眠體故无少物名睡隨眠又若隨眠
是煩惱種離諸煩惱无別有物則不
應說謂自體上差別功能從煩惱生
能生煩惱名煩惱種又彼所執煩惱
功能若是煩惱以生為性則不可說
此睡煩惱離覺煩惱无別有物若非
煩惱以生為性如是生性豈非別物
又不應說煩惱睡位說名隨眠若此功
能即是煩惱亦非煩惱如是言義曾所
未聞若此功能非煩惱性亦非餘性而
說是生此極希有無體而許是現在
彼非無體法可得說言從煩惱生能
生煩惱又彼所立宗因相違所以者
何謂彼所說然隨眠體非心相應非
不相應无別物故今應責彼无別物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第十三卷　第二張　壹　済

言為離覺時諸纏自體為離繫位所
依自體為離異二第三聚法無別物
耶然皆非理彼法非此品類性故又
此離彼无別體故又離相應不相應
外應別有一違二法生然此第三必
不可得故彼所說但有虛言又彼初
言然隨眠體非心相應非不相應此
言識實都無體故後不應說差別功
能從煩惱生能生煩惱以無體法非
因果故又彼此中據何別理唯執煩
惱不現行位種子隨逐說名隨眠非
餘法種亦立斯号如彼所執亦有心
等差別功能從心等生能生心等名
為種子何不亦說心等隨眠上座此
中立多因證謂隨眠者是諸有情相
續所持煩惱類故不由功力恒隨逐
故由遍知彼息衆苦故觀彼速能除
對治故智者恒觀為病性故如是所
立皆非證因許有情身中具五蘊類
故或且彼許有業類故心等功能不
由功力亦恒隨故契經中言遍知諸
法息衆苦故若觀現行纏過失者彼
亦能速依對治故經言有智應常觀

察五種取蘊為病性故誰有鑒者於彼
所立隨眠因心能生喜又隨眠體
於自相續既恒隨逐何非現行以現
行名目現在故由此經主惡立隨眠
又所立喻如念種子是證智生能生
當念功能差別亦不相似以我宗言
念種子者即於證智後初重緣實念
從先證智俱起念生能生後時憶智
俱念此顯即念前後相引為能赴感
差別功能彼自體俱生无別實煩惱
從前纏起能生後纏可名隨眠煩惱
種子故喻於法相去極遙由此應知
彼第二喻於所況法亦无證能謂芽
等中有實色等從前果位實色等生
後果時實色等法彼宗所立煩惱隨
眠差別功能无如是事又無芽等同
類相續因果俱時有自體中煩惱種
子與纏俱義則不應計於自體中煩
惱功能從前已滅諸煩惱起猶如芽
等從前果生功能差別如斯乃是食
米齊宗豈得引來摸說聖言惡說法
者妄所執故況經主論劣甚彼宗謂彼
宗中許有別法說名為行是智果因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五十三 第八張 宣

然經主宗無別實物名為種子如何
說是煩惱果因故為甚劣上座於此
謂佛世尊自說諸纏與隨眠異謂諸
煩惱現起名纏以能現前縛相續故
煩惱隨界說名隨眠因性恒隨而眠
伏故以契經說幼稚童子嬰孩眠病
雖无染欲而有欲貪隨眠隨增此唯
說有諸隨眠性又說一類於多時中
為欲貪纏纏心而住此文唯說有煩
惱纏又說一類非於多時為欲貪纏
纏心而住設心暫尒起欲貪纏尋如
實知出離方便彼由此故於欲貪纏
能正遣除并隨眠斷此文通說纏及
隨眠由此故知現起煩惱煩惱隨界
名纏隨眠若隨眠聲目煩惱得此不
應理曾无說故又已除遣別有得故
如是隨眠以何為體若彼隨眠以彼
為體是隨彼法功能性故或此通用
四蘊為體功能隨逐心心所故此相
應性亦不相應如諸心所然其自體
不可說故而不記別遣此多同破經
主義再詳仍有廣過未除且彼叙前
宗隨眠聲目得便作是斥此不應理

復辨因言曾无說故又已除遣別有
得故此因無能隨界同故謂曾无處說
隨界名隨眠不說雖同而許得理勝
必契經說并隨眠斷故非無實體法
可與有俱斷由此已遣已遣得言雖
得說何為隨眠性而說遣經位并隨
眠斷耶非經部師能定顯示此隨眠
性是有可斷又非隨眠體有說隨眠
聲故隨眠聲目得无失謂佛但說有
七隨眠而隨眠聲有處說色如契經說
有色隨眠若覺若思便隨增故如是
隨眠得雖非隨眠而說隨眠聲理亦
為善又彼所釋前後相違許貪等言
說隨眠故謂彼先釋貪等非隨眠後
釋經言隨眠即貪等又審思擇上座
所宗經與隨眠斷俱非理是故應捨
隨眠異經俱非理因如後當辯今引違
彼前所引經謂有經言汝今何故喬
答摩所修梵行耶為求斷故求斷何
法斷貪瞋癡及三結等此中不別說
斷隨眠上座此中作如是釋此中貪
等即是隨眠豈不前言并隨眠者是
隨眠得非目隨眠不尒二經應相違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四十五　第十張　宿

害曾無說故已顯非理非經部宗經
有斷義心相應故去来无故非隨眠
斷故纒後不生名斷經說并斷言顯
二俱時斷故又此經說纒勝隨眠先
說違纒并隨眠故不余應說隨眠并
纒若斷隨眠纒方斷者則隨眠勝理
應先說又隨眠未斷纒容有不生故
非不生即名為斷或纒不生位即得
斷名非隨眠斷故纒方名斷或應隨
眠斷纒方不生非於未斷時有不生
理彼隨眠體亦無斷義無別物故如
空花等又彼所說若彼隨眠以彼為
體是隨彼法功能性故此亦非善若
欲貪纒所引隨眠即欲貪者學心應
與欲貪體一與彼隨眠無別體故學
心是學諸欲貪纒非學无學如何可
說若彼隨眠以彼為體又隨眠位諸
欲貪纒已滅無體如何可說有欲貪
隨眠以欲貪為體故彼所說有言無
義又彼所言或此通用四蘊為體功
能隨逐心心所故亦不應理欲貪隨
眠體無差別執差別法以為自體非
觀理者生喜處故又受想識欲貪所

隨即說名為欲貪自體亦非鑒者生
喜處故又彼所說此相應性亦不相
應如諸心所彼言如有不識睞豆時
縛迦花拘枳羅鳥有作是問拘枳羅
鳥其色如何答言鮮白正似睞豆時
縛迦花曾无處說亦無理證諸心所
體是不相應寧說隨眠如諸心所是
相應性亦不相應若作是言心所自
體異類行相則不相應所許隨眠與
隨眠體異類行相既得相應則不應
言諸隨眠體如諸心所亦不相應又
不應許諸心所法有不相應非待相
應方建立有不相應故又彼所言隨
眠自體不可說故而不記別識如所
言彼宗隨眠猶如馬角不可說故以
要言之彼宗所執多分無有實體可
記欲於佛教求正解者不應習近如
是論師以聰慧人習彼論者所有覺
慧皆漸昧劣彼論所說多不定故前
後義文互相違故不任詰故越聖教
故對法諸師咸作是說欲貪等體即
是隨眠如契經言若觸樂受便生欣悅
慶慰躭著堅執而住即於樂受有貪

隨眠此中隨眠聲即說欣悅等經至
此中作如是釋經但說有不言尒時
即有隨眠何所違害於何時有於彼
睡時或假於因立隨眠想此釋非理
尒時隨眠說現有聲理不成故謂非
正起貪纏剎那有貪隨眠可說現有
即於樂受有貪隨眠言顯樂受中現
有隨眠故又隨眠自體應不可知故
謂經所說有隨眠聲若有性俱若即
有性於无體法理俱不成无非有俱
及有性故又經但說有隨眠言寧知
非尒時於餘時方有謂有體是現
有義如契經說於諸欲中若有欲貪
心被縛住乃至廣說又如經說有諸
有情於可愛境有欲有貪乃至廣說
豈亦執此有及縛言非於尒時餘時
有縛又如經說此无故彼無豈亦可
言是餘時无義故經主釋定為非理
由此已遣於因假立謂經但說有隨
眠言寧知說因非隨眠體又隨眠體
尒時無故不應於有立非有名故知
隨眠即欲貪等於自相續隨增眠故然
我今釋大母經中欲貪隨眠即欲貪

體非此意辯諸隨眠得欲貪隨眠所
隨增者是隨縛義如何隨縛非由自
體由起得故如强怨敵雖住遠方審
遣使隨伺求瑕隙故本論釋捴隨眠
名謂恒隨行及恒隨縛此說起得非
顯得體又即彼經言并隨眠斷者顯
欲貪纏無餘盡義謂斷八品修所斷
時一品隨眠猶能隨縛為顯體斷說
正遣除并隨眠斷言顯隨縛皆盡如契
經說於此所生無量種類惡不善法
無餘永滅并隨縛斷此意亦顯并隨
眠滅是故隨眠即欲貪等非隨界
等其理善成分別論師作如是說諸
隨眠體是不相應不覺不思有隨眠
故謂契經說不覺不思亦為隨眠隨
增隨縛又道煩惱應俱時故謂聖道
起與心相應若斷與心相應煩惱則
應聖道有煩惱俱又應非無學亦无
煩惱故謂執隨眠心相應者異生有
學善無記心現在前時應无煩惱然
非所許故知隨眠是不相應行蘊所
攝此可破經部非預我宗我宗許去
來有實體故謂雖現在不覺不思而

為去來覺愚所引諸隨眠體與心相
應實相隨眠隨增隨縛乃至未斷覺
愚等前於相續中恒現起得隨增隨
縛曾無間斷由此亦無道惑俱失亦
無非无學有無煩惱過以煩惱得非
煩惱故由此去來煩惱縛故如汝宗
聖者現起煩惱時无煩惱道俱及成
異生過我宗有學起聖道時无道煩
惱俱及無煩惱失又何用執此不相
應以能為因生諸纏故此不應理曾
無說故佛說煩惱但以無眠相不律
儀非理作意邪分別等為因故生不
說隨眠為因故起然分別論及經部
師妄執隨眠為纏因性又此所計有
太過失謂若隨眠為纏因故執隨眠
體是不相應經說無明因謂非理作
意此非理作意應是不相應此不許
然彼云何尒又隨眠體若許相應可
能為纏隨眠因性非餘妄許不相應
者以契經說諸有苾芻於彼彼事中
若多起尋伺由此由此心便沉著又
如是理世現可知以下欲貪先數現
起後便數起上品欲貪又若隨眠非

相應性唯此能作貪等纏因未離欲
貪諸有情類若遇境界纏起應同以
現生因無差別故既不許尒故執隨
眠與纏為因定為横計然隨眠體定
是相應以經說隨眠為歡悅等故謂
前所引契經中說若觸樂受生歡悅
等即於樂受有貪隨眠非不相應名
歡悅等又經說隨眠瞋蔽心等故謂
契經說貪瞋蔽心由此便能行身語意
惡行若隨眠體是不相應應一切時造
諸惡行又契經說心受貪染若隨眠
體是不相應應不染心或應恒染若
謂所引皆是諸纏此中並無隨眠聲
故如何不謂皆是隨眠以於此中无
纏聲故又彼所釋違害自宗若无隨
眠聲即執為纏者如契經說無明為
因生貪瞋癡亦應執纏為因生纏非
隨眠力是則違害先所立宗隨眠為
因生諸纏義又隨眠體若不相應彼
與善心為相違不若相違者則諸善
心應畢竟不生隨眠恒有故不相違
者則諸隨眠應不染惱心然經說染
惱如契經說貪染惱心令不解脫无

明染慧令不清淨若謂貪染惱非貪
隨眠以何理為因證知如是如貪染
為性能染惱心如是貪隨眠亦染為
性如何不說能染惱心又如愛結體
即是愛能染惱心應貪隨眠體即是
貪亦能染惱或彼應辯差別因緣由
何愛結是相應性貪隨眠體是不相
應佛觀有情意樂差別於諸煩惱立
種種名如一欲貪說名欲漏欲取欲
扼欲貪隨眠欲瀑流貪欲蓋愛結等
種種名於一欲貪差別名內若隨眠
體是不相應執是欲貪之隨眠者則
欲漏等應不相應亦應執為欲之漏
等若欲漏等非不相應應許隨眠是
相應法等是欲貪名差別故由此理
證欲貪隨眠體即欲貪能為染惱以
契經說貪染惱心令不解脫故不可
執隨眠恒有是不相應以諸善心容
有起位故隨眠體定是相應經主此
中先叙尊者法勝所說以諸隨眠染
惱心故覆障心故能違善故非不相
應後即斥言此皆非證許隨眠體是
不相應不許隨眠為上三事但許三

事是纏所為此都未詳彼大德意彼
大德意如我先辯若謂隨眠如煩惱
得體雖恒有不障善心此亦不然隨
眠煩惱差別名體曾無說故且分別
論執隨眠體是不相應可少有用彼
宗非撥過去未來勿煩惱生无有因
故然犢子部信有去來執有隨眠非
相應法如是所執極為無用如彼論
言諸欲貪纏一切皆是欲貪隨眠有
欲貪隨眠非欲貪纏謂不相應行欲
貪隨眠何緣彼部作如是執以經論
文俱可得故釋彼一切皆如前說若
但如文而取義者如契經說有色隨
眠此文亦應不別觀察解釋理趣如
文而取則隨眠體非唯可執通相應性
及不相應亦應執通有色无色有見
無見等種種差別門又彼何緣惜背
諸得若信有得與能釋通諸聖教中
幽隱文義諸邪執類不能如實設難
彈斥信有得宗執不相應隨眠論者
常為無量過難所隨不能釋通聖教
文義而固方便背正執邪未審蘊何
在心故介何勞徵問以諸世間得及

前因無始皆等而現見有唯貪猛利
廣說乃至有雜行者非無別因有如
是事故應由別有不相應隨眠此亦
不然若信實有去來二世雖不別立
不相應行名為隨眠貪猛利等皆得
成就謂由近遠二同類因境等別緣
資助覺發令其引果勢力別故且止
廣諍如契經言有貪隨眠此何為體
色無色愛佛說有貪此名何因唯於
彼立彼貪多託內門轉故謂欲界貪
多於欲境外門而轉不名有貪上二
界貪多於定境內門而轉故名有貪
又由有人於色無色起解脫想為遮
彼故謂上二界有求解脫妄想為先
得生於彼故有計彼為真解脫佛為
遮其真解脫想故於上界立以有名
貪二界貪立有貪想夫言有者是生
身義此則顯示欲求解脫於一切有
不應希求經主於斯復作是釋此中
自體立以有名彼諸有情多於等至
及所依止深生味著故說彼唯味著
自體非味著境離欲貪故由此唯彼
立有貪名此釋與前義有何別謂前

已說上二界貪多於定境內門而轉
又說有人於色無色生身有境起解
脫想則為已說定及生身皆得有名
俱自體故詳經主釋義不異前但攝
浮詞似有少異上座說有二類隨眠
一唯欲經二通三界自興疑問豈不
有貪有論說言唯上二界都无聖教
於色無色偏說有聲故難依信然於
處處諸聖教中皆以有聲通說三界
豈不於境亦說有聲欲貪隨眠不應
別立此難非理轉有異故謂諸欲貪
於外門轉內門轉者說名有貪又如
執境與執有異所引隨眠差別亦尒
又緣境界緣生身貪對治不同故別
立二又必損伏欲貪及瞋外仙方能
入色无色故欲貪體非即有貪以彼
有情緣自相續我愛隨逐恒无斷故
上座於斯極為惡立隨眠差別以欲
貪聲容說一切欲界貪故欲界生身
亦欲界攝如何緣彼貪非欲貪如說
色貪非唯緣色捴說一切緣色界貪
如是欲貪非唯緣欲捴說一切緣欲
界貪上座所持契經亦說若緣欲界

起染起貪起阿賴耶起屋延底起諸
躭著是欲貪相故執有貪通三界者
非為善執又非佛說唯通三界可說
有聲所以者何有聲或說一界少分
二界少分三界少分如七有經極七
有等如應配釋故此所說欲貪隨眠
通攝一切欲界貪盡餘二界愛捴名
有貪立名因緣如先已辨若唯緣內
貪名有貪則色界中色聲觸愛非緣
內起應非有貪則諸隨眠應立有八
又言有者不唯生身以契經中說業
有中有故如欲有聲兼說欲境如是
欲界緣生身貪亦是欲貪隨眠所攝
是故一切欲界繫貪皆以欲貪隨眠
聲說或於欲境亦說有聲欲貪隨眠
別說无用言轉異故理亦不然說多
分言容可尒故謂約多分理則可然
以欲界貪多外門轉色无色愛多於
內門非執欲貪唯緣外起唯緣內起
方名有貪可說二貪轉異故別或彼
應許色无色貪一向無緣外門轉者
又諸躭境即是躭有以諸境界亦名
有故或諸躭有即是躭境諸有亦為

境界漸故由此所言又如說境與說
有異非為善說又彼所說由境身貪
對治不同別立二者此言對治為別
為通若謂此言約別對治即境界貪
應分多種謂色聲等諸境界貪別伏
對治各有異故若謂此言約通對治
此二對治有異有同如何定言對治
有異或色无色二界中貪治有不同
應亦分二又言損伏欲貪及瞋外仙
方能入色无色故欲貪體非即有貪
以彼有情緣自相續我愛隨逐恒无
斷若此言極與聖教理違常不現行
名為損伏若欲界繫緣生身貪亦名
有貪亦名我愛若此我愛恒隨現行
彼定无容入色無色若不損伏下生
身貪而諸外仙容入上地則不應說
伏欲貪瞋外仙方能入色无色若謂
現起欲境貪瞋能障外仙入色無色
非欲界繫緣生身貪能障外仙此有
何理歟下身境方生上故雖彼復言
豈不乃至阿羅漢向住欲界者於欲
界身有我慢愛必无是事或何不許
阿羅漢果亦有是事若離欲界深不

斷欲界貪離有頂染時亦應无斷理

由彼於此非對治故或應一切下地
煩惱與有頂染俱時斷滅修前治道
便為無用或應說彼差別因緣等欲
界貪斷有漸頓若謂此證由安隱經
不尒不了彼經義故謂彼具壽已見
諦理依修所斷欲界所繫我愛我慢
故作是言我色等中不隨執我然於
如是五取蘊中有我慢愛隨眠未斷
謂此煩惱隨身見行身見斷故此不
現起然猶未永斷未得對治故作如
是釋何所相違有所相違謂彼經說
佛為彼說此法門時具壽安隱成阿
羅漢諸漏永盡心善解脫由此知彼
先是不還曾已進修阿羅漢向於出
觀位作如是言我色等中乃至廣說
佛為說法經但言成阿羅漢果不言
餘故此不成證彼契經中偏舉所得
㝡勝果故如捎掌喻契經等說非諸
聖者作是尋思我我似何乃至廣說
世尊方便開悟其心經但言成阿羅
漢果謂經說彼悟佛所言成阿羅漢
心善解脫非說異生聞法頓證阿羅

漢果作是說者偏舉最勝此亦應然
或彼契經約取蘊類作如是說然於
如是五取蘊中有我慢愛隨眠未斷
理實但有上取蘊中我慢我愛自稱
淨子必不應言已離欲貪猶有欲界
我慢我愛隨眠未斷況言此二恒隨
現行是故有貪唯色無色非於欲界
其理極成既說有貪在上二界義准
欲界貪名欲貪故於頌中不別顯示

說一切有部順正理論卷第四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